

班组的国庆

“长假”

10月6日
保温先“预热”

马倩

“注意要把电伴热带贴合管线缠好,保温棉裹在外面。”10月6日WT9井台现场,河南油田采油一厂渭北项目部生产运行主任祁东华一边忙着为管线加装保温材料,一边为井台值守人员讲解着安装注意事项。

“咱给水井流程穿上崭新的‘防护服’,今年冬天再也不用担心冻堵问题了。”一旁的郭昌华看着注水井流程装上厚实的保温棉,笑着打趣道。

随着河南部分地区的第一场雪降临,渭北油田的寒冬保卫战骤然打响。项目部本着“早计划、早准备、早行动”的原则,以“不冻坏一台设备、一条管线和不发生一起安全事故”为目标,制定了冬防保温方案和措施,筑牢冬季生产安全防护大堤。

截至目前,该项目部共保温注水井32口,输油干线扫线20公里,打油管线保温30余处,为迎战寒冬奠定了基础。

10月7日

第47次装船

杨军 高云

10月7日14时40分,在冀东油田气集输公司曹妃甸油库码头,万吨油轮“长兴洲”号开始装油,油库副经理陈立峰正好值班。

“马上倒流程,启动装船泵。”陈立峰下达生产指令。随后,他带着员工毛燕和孙军一路小跑赶往泵房。深秋的海边风大,卷起的沙尘铺天盖地而来,不一会儿,他们的脸上、耳朵里、脖子里,甚至嘴里都灌满了沙子。习以为常的他们,抹掉脸上的沙土,抓紧进入状态。

3人明确分工后,迅速行动起来。毛燕拿着扳手仔细检查泵和电机的地脚螺栓、联轴器螺栓,发现松动的地方及时紧固;孙军检查电机各部位的接地、接线;陈立峰则在计量区检查计量设备器具……

码头每一次装船都是对油库员工的考验,他们的操作直接关系着油田利润的最终实现,流程中的任何一道环节都要一丝不苟。

一切准备就绪,孙军在现场操作柱上按下了绿色启动按钮,装船泵启动。

经过13个小时的连续奋战,陈立峰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今年油田的第47次原油外销装船任务。



本报记者 蒋蕊文/摄

10月8日16时,蒙着紫红色防晒面罩的王春李正在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重型)总装分厂的调试场上忙碌着,一身蓝工装早已洗成了“白工装”,袖子上还拉了个口子。这段时间,身为超大吨位调试工段主操作的他同时负责两台起重机的调试,一台是550吨,一台是1600吨。

这个十一是王春李成为徐工人后的第10个国庆节。国庆当天恰逢中秋,厂里让大家都提前1小时下班。因为弟弟结婚,4日、5日他请了两天假,回了趟老家连云港。8天“长假”的其余几天,他都在调试场上。

1600吨的起重机有140米高,覆盖面大,是全球起重能力最强的全地面起重机。“8年前我们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完



王春李在调试中。

2011年,本科毕业的王春李应聘进入这家“大企业”。9年过去,他早已适应了“徐工节奏”。对他和同事们来说,“不分节假日”是常态。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我去年出勤353天。”他淡淡地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我来自农村,家里4个孩子,从小干农活,吃过苦。”

工段现有五六个本科生。9年来,王春李也不是没有过离开一线的机会。“领导找过我,可以转去质量或技术岗,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干调试这份半体力半脑力的工作。随着产品不断升级,我也学到不少知识,挺有挑战性。”他现在已经是高级技师,他的目标是成为技能工大师——目前整个分厂具有这个职称的仅有3人。

300吨以上的起重机属于超大吨位,操作工得从小吨位、中吨位、大吨位一步步积累经验,才能干超大吨位。谈起超大吨位调试工段,工段长王程德一脸自豪:“分厂50多个高级工,咱段63人中就有20多个。”

1600吨的起重机有140米高,覆盖面大,是全球起重能力最强的全地面起重机。“8年前我们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完

10月3日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南北疆来回飞。

照顾孙子吃好饭,她静静地坐下来等儿媳睡醒。无论儿媳起得多晚,她都要等着一起吃。她把这个儿媳看得比儿子还重。先不说对自己是100个好,在单位上那也是拔尖的。听说今年在做一个大项目,是管全油田的管道不漏油的,好几千万元都她说算。她觉得这儿媳给家里挣足了脸面,连领导对自己都姨长姨短地称呼。她也知道儿媳不容易,经常累得让人看着心疼。

昨天半夜儿媳才从戈壁上回来,说是已经两个通宵没合眼了,把手机往她手里一塞让给充电,交代:明早前,除了三厂王工,谁来电话也别叫醒她。说完,一头栽床上睡着了。

孙子坐地上玩积木,发出了响声,她立刻过去制止。顺手摸了摸饭盒,发现已经有些凉了。她看着儿媳的手机,不知自己是希望三厂那个王工来电话,还是希望他不打电话。她想让儿媳好好歇歇,又想让她吃口热乎饭。

9时10分,悄悄走到儿媳房门前,她听到了洗漱声,赶紧回身把饭菜拿了过去。儿媳仍然是一脸倦容,冲着她不

好意思地笑笑,说:妈,饭我不吃了,你先把我的腰再给按按,一会儿要开会,我怕我坐不住。

儿媳患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疼的时候总用手锤打。一次,在帮儿媳捶打时,她学着理疗店的盲人按摩,高秋英一下子感觉舒服了很多。于是她成了儿子说的“高秋英的御用按摩师”。其实,她完全是在瞎按。

她想劝儿媳把饭吃完,可觉得公家开会是大事儿,就按儿媳要求开始按摩。一个快70岁的老人,哪有多大劲儿,不一会儿,就累得满头是汗。

高秋英不忍地说:妈,辛苦你了。过个节,人家都去游山玩水,我还得加班,让你跟着受罪。

她说:娃儿,咋是受罪?我这是享福呢。你和祖国争气,子孙孙女都好,跟着你们我心里美呀!

高秋英想起12年前生女儿时,一个电话,婆婆也没说就来了。转眼12年过去,婆婆仍是这个家的大后方,是高秋英最放心的依靠。高秋英在内心感叹:在这戈壁上,石油人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月4日

徒步10公里保电护平安

谭辉

10月4日,深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寒风凛冽。“今年在顺北过双节还是缺少些节日气氛,要是在河南老家,这个点哪能睡得着?早被街道邻居的庆祝声闹醒了。”8时30分,天色还是蒙蒙亮,郑茂林催促着两名同事赶快洗漱,吃早餐。

“今天的主要工作是巡视顺北3号线和电厂,上午我和张森去巡线,谢翔宇去顺北发电厂巡视设备,下午我们再一起到顺北2号线巡视,有突发情况随时联系我。”西北油田工程服务中心顺北

供电班副班长郑茂林说:“今天喜逢双节,忙完工作,大家早早回营地,我们也要好好庆祝下。”

顺北的很多路是搓板路,郑茂林和张森坐在皮卡里,一边颠簸一边巡视路边的线路。看不清的地方,他们就从车里下来,踏着细细的黄沙徒步巡视。“双节期间,为了保障方圆150公里67家单井、场站及乙方用户的电力平稳运行,班组人员每天至少徒步10公里巡视线路。”郑茂林说。

电力线路巡视是油田电力保障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包括检查杆基有无下沉、拉线有无松动、杆体有无裂纹等。“有时候会在巡线中发现电线上挂了铁丝、塑料薄膜,我们就需要戴好绝缘手套,穿上绝缘鞋,用电力操作杆进行操作。”郑茂林说,“操作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短路,导致整个片区停电,影响油气生产。”

巡视中突遇沙尘暴,上午5公里的徒步线路,两个人走了3个小时。

浑身上下都被细沙包裹,蓝色的医用口罩变成了土黄色,连填写表格的中性笔,书写都不那么流畅了。

中午回到野营房,草草吃完泡面,大家和衣而睡,16时接着出发。

19时,一切正常,3人收工,准备到营地晚餐后,开启“家庭直播模式”。

10月5日

守护“核心”24小时

张学鹏 刘翰霖

10月5日,哈尔滨通信段核心网工区里,一排电脑屏幕上,波形、数字在不时地跳动变化,28岁的林林紧盯着屏幕,左手快速敲击着键盘,右手移动着鼠标,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从8时开始,她已经连打了20个小时。

90后林林是核心网工区的工长,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工区里,20名职工学历均为本科以上,其中还有3名硕士研究生。

核心网工区深藏在哈尔滨西站的尽

头,从外观看,这只是个不起眼的小房间,但要想进到这里,至少要通过两道门禁验证,想要进入核心网机房,还需要再进行3道门禁验证。

时值双节出行高峰,核心网工区里值班的3个年轻身影格外紧张忙碌。

工区白天的任务是维护铁路通信设备,晚上配合做好夜间执表的准备及验收工作,他们分为3个班次,每3个人一个班次,连续工作24小时。在作业台上,两列共计30台显示器屏幕始终显示着数据,显示器的左上角标注着某网管设备终端的名称,操作台上被鼠标键盘占了大半,剩余空间也被作业台账占

据。在这里工作枯燥乏味,这些年轻人却甘心在这里撑起一片天。

29岁的全震是兰州交通大学通信工程专业研究生,在她的朋友圈里,近几年不断有同学朋友晒出出行游玩的美食美景照片,每到这时全震只是笑笑点个赞。在这座禁止拍照的“核心围城”,她的工作让同学感到神秘。

核心网工区成立8年多,林林是这里的第4任工长,年龄最小的张硕是这里的第20名通信工。

中国高铁技术领先世界,而在这里,中国高寒高铁在他们的守护下安全运行。

10月8日

调试场上的“蒙面大侠”

成调试,现在只要10多天。”王春李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骄傲。

在保证性能的基础上压缩调试周期,背后所付出的是超常的努力和辛劳。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高度集中的岗位,压力很大,但王春李还是能在某些时刻感受到小小的幸福。比如,干了一个通宵后,看到太阳升起的那个瞬间,或者是解决了某个操作难题的时刻。有一次,传感器一直达不到规定的数值,反复尝试了两天,就在公司技术人员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原因。

在徐工,像王春李这样能操作千吨级起重机的操作手有22个,而在全国,也仅有50个左右。以王春李的技术,开出数倍薪水想挖他的人不少。而他选择了留下,除了离家近的考虑,更出于对这个企业的感情。

“我去上海参加过两次工程机械展,看到我们的展品矗立在那里,很自豪。”他深有感触地说,“不过,自豪往往都是痛苦过之后才能感受到的,小到平时的初调、定位、调试,大到展会的保障工作,都会遇到各种问题,要一一解决。”

这天王春李上的8时班,正常应该是17时30分下班,但他干到了快21时。“班组有每天的工作计划,而我还会

给自己定个目标,完成了才下班。干调试,说不准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所以下班基本没点儿,要是哪天白天下班还真不习惯。”

对王春李,超大吨位调试工段的工段长王程德的评价是“很拼”。他印象最深的是,去年最大的那场雪下了一夜,王春李干了一夜,“套两层围脖,呼出来的热气遇冷凝结,围脖都变得硬邦邦的。”

王程德说,干调试,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除非暴雪、大风、雷电,否则都会坚持干。

“我们打心眼里自豪”

今年的疫情,给企业的出口订单带来一些影响,但国内市场依然需求旺盛。“订单很火爆,付了全款还得排队等车。”总装分厂厂长助理张杨说。

调试工段因为都在室外作业,所以基本未受影响。王春李是大年三十晚上回家,初三下午又回来上班的。

但坚持上班并不容易。“各种编瞎话。”王程德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小区限制出入,“我每次都说要出去买口罩,保安说,你怎么天天出去买口罩?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是去上班,工作服也不敢穿,随身带着,到了单位再换。”

“在徐工重型工作,我们打心眼里自豪!”王程德说。他来这个工段两年,切身感受到这个集体特别能吃苦、能耐劳、能战斗、能奉献,也亲眼看到企业的快速发展——产量两年翻了近3倍。

“其实大家都不在乎有多少加班费,就是觉得别人都在忙,你休息不好意思。像我们厂长,还有两个月就退休了,还一直保持满勤。”张杨说,自己请假、护理假都没请。

这么没日没夜地干,动力何在?

“在徐工重型工作,我们打心眼里自豪!”王程德说。他来这个工段两年,切身感受到这个集体特别能吃苦、能耐劳、能战斗、能奉献,也亲眼